

紫米

徐则臣 著

精典名家小说文库

谢有顺 主编

作家出版社

非外借

精典名家小说文库

谢有顺 主编

紫米

徐则臣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紫米 / 徐则臣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8

(精典名家小说文库)

ISBN 978-7-5063-9661-5

I . ① 紫… II . ① 徐… III . ① 中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1235 号

紫米

作 者: 徐则臣

责任编辑: 丁文梅

装帧设计: 精典博维·肖 杰

责任印制: 李卫东 李大庆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25 × 185

字 数: 74 千字

印 张: 5.875

版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661-5

定 价: 3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紫米

徐則臣茅
廣西圖

廣西圖書出版社

藏書票
EX-LIBRIS



知白守黑 / 2002年 / 68cm × 68cm

目录

紫 米 ... 1

我们对自身的疑虑如此凶猛（代后记） ... 157

紫 米

1

天一黑，老鼠就开始爬上米仓。它们排好了队来来回回地跑，我听得出来，脚爪拨米的细碎的声响拉出一条线，又一条线，再拐回头，一趟一趟地奔波。它们只是在米堆上跑着玩，嘴里根本没叼一粒米。住在米库里，出门就是堆得像山一样高大的紫米，哪只老鼠也不需要把米带进自己的洞里。沉禾出去了，我不敢点灯，只能躺在空床板上竖耳朵，一只耳朵听着老鼠们忙碌地上上下下和欢快地喊叫，一只耳朵盯紧米库的大门。沉禾出去时把门锁上了，让我再从里面把门插上。我不放心，又用三根木棍抵住了大门，那么大的门，一辆马

车都跑得进来。

沉禾临走的时候让我早点睡，明天早上早点起来，把米仓里的老鼠屎打扫干净。那些散落各处的老鼠屎，打扫起来真是麻烦，一不小心就混同了紫米，颜色和大小都有点像，我要在米仓里待上半天，一粒一粒把它们区分开来。我睡不着，往常的这个时候我都是和他精神抖擞地抓老鼠的。我们悄悄地从梯子上爬近米仓，我掌着灯站在梯子旁边，沉禾挥舞着一个捕鱼的网兜，那些肥硕的老鼠找不到梯子下仓，只好惊慌失措地钻进沉禾的网兜里。一次能抓半个口袋。沉禾喜欢听老鼠在口袋里沉重地叫唤和奔突，那声音听得他心花怒放，他喜欢吃新鲜的老鼠肉。我也很高兴，八角茴香煮出来的老鼠肉味道的确是美极了。

原来我当然是不吃老鼠肉的，听了都犯恶心。第一次沉禾骗我吃，他没说是老鼠肉，只说是好东西，后来我就吐了。那时候我刚到米库里来，大水和黄老大把我

送过来的，他们说，我要是再待在船上，一定会死在水上的。我拉肚子，昏天黑地地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天要在船舷边上蹲那么多次，蹲到最后只好在腰上系一根绳子，以免两腿一软栽进河里。的确是腿软了，浑身上下都软，吃什么吐什么，喝水都要拉，整个人飘飘荡荡的像张纸。他们就决定把我送上岸来，就是沉禾的米库里。我不想上岸，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我只认识大水，别人和我都没关系。但是大水和黄老大决定把我扔下，这样说不准还能活下一条命来。我像一堆骨头被扔到了小码头上，他们的船就离开了。沉禾块头很大，把我夹在腋下，拖着拽着弄到了米库。

“哭什么哭，”他扔掉汗湿的上衣说，“死在地上总比死在水上强。”

然后给了我一碗煮得烂熟的肉，浓郁的香味让我的肚肠一个劲儿地拧麻花。我一脸泪水地吃下去了，吃完了沉禾说，老鼠肉味道不错吧？我的脖子立马伸长了，

吃下去的如数吐了出来。

“不想吃？我这里就只有这东西了，不吃拉倒。”

沉禾饿了我整整一天，又端了一碗老鼠肉给我，我闭上眼，按照他的指点塞上耳朵和鼻子，咬牙切齿地吃下去。就吃下去了。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我终于在嘴里尝到了和鼻子闻到的同样的香味。然后我也出人意料地减少了拉肚子的次数，慢慢地找到了身体的感觉，直到什么事都没了。我又站直了，和好好的时候一样。能跑能动我就想回到船上去，可是他们都不答应了。黄老大和大水哥觉得我在船上没什么用处，个头那么小，看起来也就十一二岁，小屁孩能干什么。沉禾却觉得我留在米库大有所为，可以给他做个伴，帮他看门和抓老鼠。一个不要，一个不放，所以我就留在了米库。

照理说，米库里的日子还是很好过的，就是沉禾不在的时候替他看看门，晚上和他一起爬上米仓抓老鼠，最忙的也不过是清扫一下老鼠屎。很快就习惯了，还有

吃老鼠肉，也习惯了。日子还不错。就是偶尔晚上一个人待在米库里时，听着外面陌生的风声和水声有点害怕。比如现在，沉禾又出去了，到镇子里喝酒，赌钱，或者干其他的事。米库外面的风声阔大漆黑，卷起水边芦苇的声音如同波浪翻滚，整个黑夜在我的耳朵里变得浩浩荡荡。我听着米仓里的老鼠和门外的大风，开始数小鱼，一条鱼，两条鱼，三条鱼。后来终于记不清到底数了多少条，心里迷迷糊糊地高兴了一下，我知道我要睡着了，头一歪就睡过去了。

沉禾回来已经是后半夜，他砸门把我惊醒了。我眯缝着眼摸黑去开门，从门外涌进一阵风，有种刺鼻的香味。沉禾拖着脚往自己的床上走，突然停下来转过身，把上衣撩起来送到我的鼻子底下。

“闻闻，什么味？”

我含混地说：“香。”

沉禾就笑了，拧了一下我的左腮，说：“小东西，

鼻子倒灵光。他妈的，累死我了，睡觉。”

米库是蓝家的，这地方叫蓝塘。这个名字我在石码头的时候就听过，每年端午节包粽子，婆婆都会从花街上孟弯弯家的米店里买来一碗紫米，多多少少分散地包进十来个粽子里。这些粽子都是留给我吃的，为了能够区分，婆婆把这些粽子包成四角状，而不是一般的三角粽子。婆婆说，紫米好吃，咱们这地方没有，是孟弯弯特地从很远的地方蓝塘运来的，你要全吃掉，一粒米也不能剩下。我就全吃下了。

我吃完了紫米粽子，婆婆问我：“什么味？”

我吧嗒吧嗒嘴说：“好吃。”

其实我也没吃出什么特别的味道来，就是觉得它应该好吃。那么好看的米，怎么会不好吃呢？蒸出来的紫米晶莹透亮，像一堆刚长出来就熟了的紫葡萄。我就记住了一个叫蓝塘的地方，盛产婆婆舍不得吃的紫米。然

后在黄老大贩运紫米的船上，看到一麻袋一麻袋的紫米，隔三差五就能饱饱地吃上一顿紫米饭。那么多的紫米，可惜婆婆再也吃不上了，婆婆死了。我常想象那些圆润的紫米怎样一颗一颗地堆积在我的肚子里，想得我心都疼了，一船又一船的紫米，能包多少个四角粽子啊。现在，竟然住进了米库里，满屋满眼都是紫米，一堆堆，一仓仓，每天早上，它们和老鼠屎混在一起。

听说米库建在水边上是蓝家老爷的主意。蓝老爷叫蓝凤之，老爷的意思很明确，蓝塘镇靠在水边，当然要靠水吃饭，把紫米通过水路运往各地，这样才能财源滚滚。蓝老爷我没见过，听沉禾说，老头子已经老得差不多了，只会关在笼子里玩猫了。我想不出一个老头子是如何关在笼子里和猫玩的。沉禾说，还能怎么玩，他把自己也当成猫，一块儿吃喝拉撒睡。这我就更想不清楚了，人怎么能和猫一起过日子呢？沉禾烦了，说我怎么知道，我要明白我不也得去笼子里跟猫睡了？他说得也

对，他又不是蓝老爷。沉禾的眉毛都上去了，我就不敢再问了。蓝家我也没去过，只是远远地看着，离米仓不是很远，能看见蓝家的一群高大的房屋从众多的矮小瘦弱的青砖灰瓦里挺身而出，沉稳地雄踞中央。那是我见过的最气派的屋子，看着让我有点害怕。

米库是蓝老爷的，整个蓝塘都是蓝老爷的，我在船上的时候，他们都是这样说的。他们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做饭的黄毛说，蓝老爷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喝醉了酒，骑着毛驴往蓝塘走。走到半路忍不住了要撒尿，就在驴身上解开裤子尿开了，一边尿嘴里一边咕哝，肥水不流外人田。身后的随从就说，老爷喝多了，这不是蓝塘的地界。蓝老爷撒了一半停下了，我说是就是。然后接着撒完了剩下的一半。第二天蓝老爷酒醒了，随从提起这件事，蓝老爷说，怎么不是？大手一挥，买。那地方就是蓝塘的了。

“蓝塘真是蓝老爷的吗？”我问沉禾。

“谁说的？”

“人家都这么说。”

“说不定是谁的呢。”沉禾说，“你以为这么大的镇子是个米库呀？”

“米库是蓝老爷的。”

“谁知道呢，”沉禾抹了一把胡楂铁青的下巴。“这年头谁也不敢说什么是谁的。别瞎掺和，去，拣老鼠屎。”

我拿着一个畚箕爬上米仓，我喜欢赤着脚踩在紫米堆里，拥挤的米摩擦着脚心，痒痒的，心里就生出吃饱了饭的幸福感。那么高的米仓，那么多的紫米，把整个大屋子都映得暗淡了。幸好阳光从天窗里进来，照亮了像沙丘一样堆积起来的紫米。我蹲下来，伸长脖子用手指去拣老鼠屎。米库里养了无数能吃能拉的老鼠，有些刁顽的老鼠甚至把硬邦邦的小屎蛋埋进深米里。一粒一粒地挑出来，一会儿眼就看疼了。我曾经抱怨过，为什